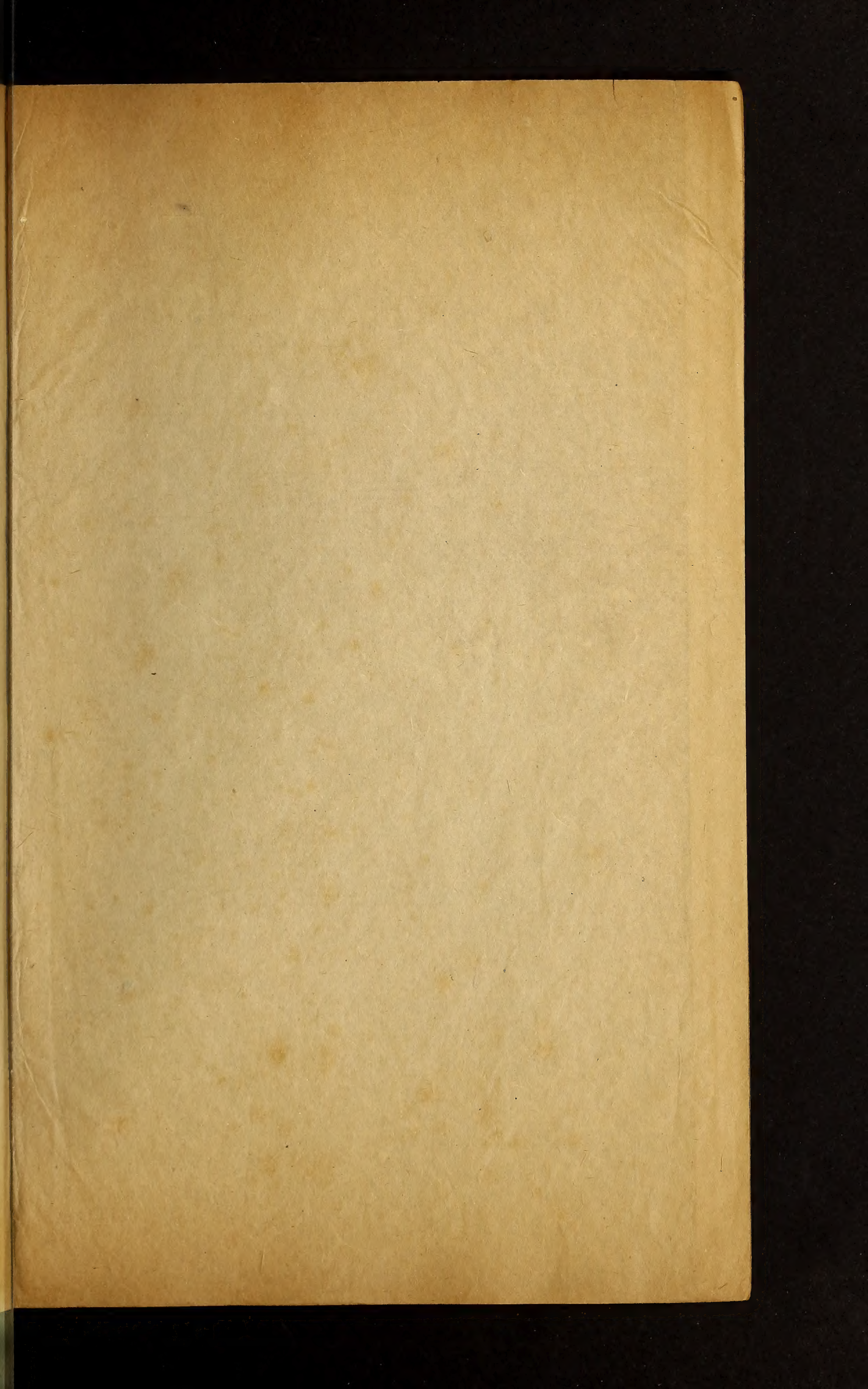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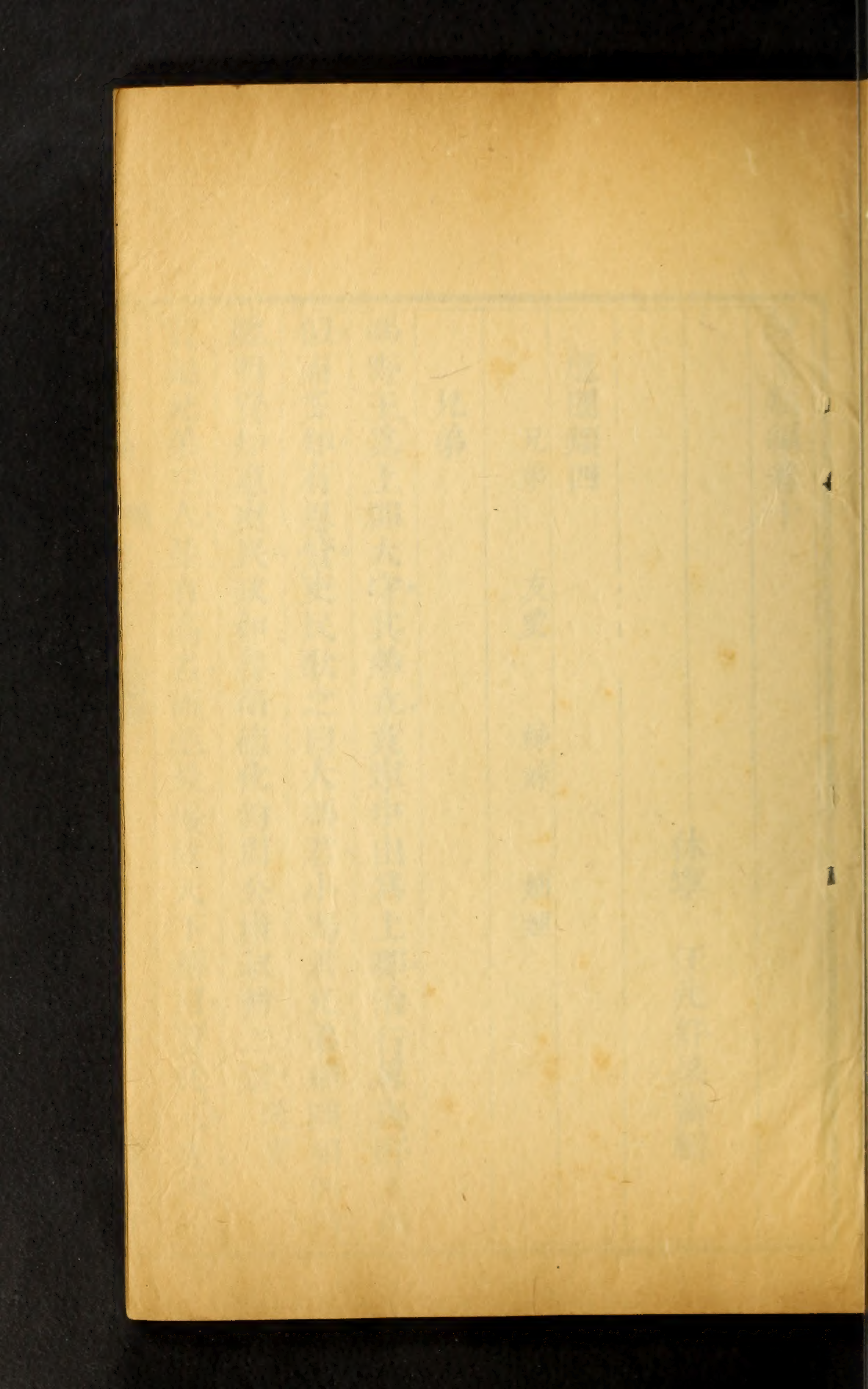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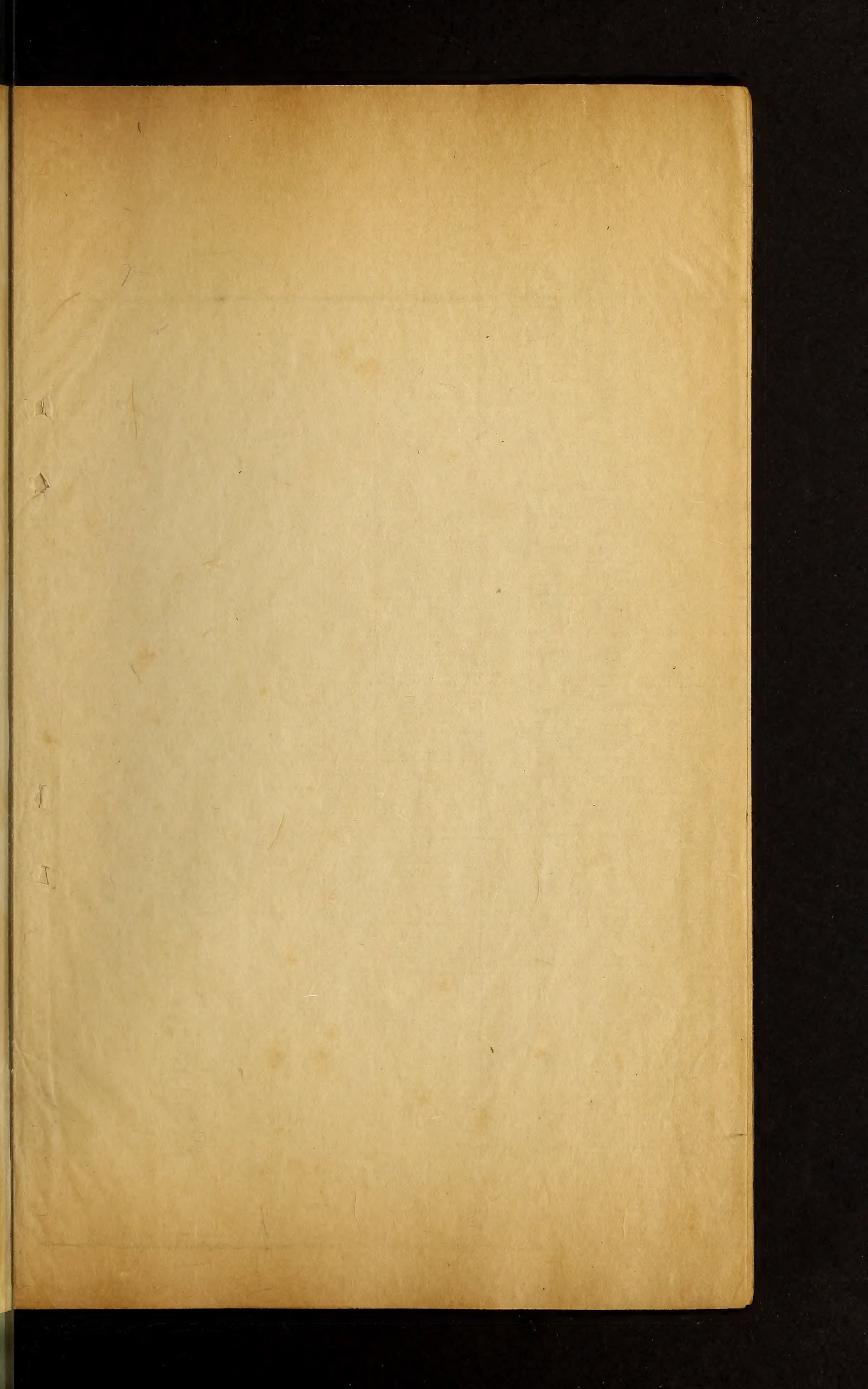
彀玉類編

卷十至
卷十六







穀玉類編卷十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庭闈類四

兄弟　友愛　姊妹　妯娌

兄弟

馮野王爲上郡太守其弟立竟寧中出爲上郡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漢書

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

最怒。後漢書

許劭汝南平輿人有高名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世說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分財生貲皆平均惟紫荊樹一株共議欲破三片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燃眞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不截取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 齊諧記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

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蜀志

陸雲與兄機齊名張協有儁才與兄載齊名協弟亢亦有屬綴時人謂曰二陸三張 晉書

卞粹以清辨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元仁無雙

戴逵厲操東山而弟逯以武勇稱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 南史

張岱吳興太守與兄太子舍人演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南齊書

駙馬都尉王銓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南史

劉之亨代兄之遴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荆土懷之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到溉與弟洽俱有才學時以比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梁書

夏侯夔爲南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魏書

魏景儀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為雙鳳 北史

薛元敬與兄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最少為鵷雛 唐書

賈敦實為洛州長史寬惠人心懷向始敦實兄敦頤為洛州司馬洛人為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

李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韋述有史才博識弟逌迪學業亦亞述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 宋史

洪适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

孫逢吉與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李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 金史

回回與弟巎巎皆爲時之名臣世號爲雙璧 元史

端孝文翰林待詔弟孝思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並著清節朝鮮人爲立雙清館云 明史

楊守陳遷吏部右侍郎弟守阯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學行相埒其爲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豔稱之

皇甫涍父錄弘治九年進士生四子沖涍汸濂沖汸同登嘉靖七年鄉薦明年汸第進士又三年涍第進士又十三年濂亦第進士而沖尚爲舉子兄弟並好學工詩稱皇甫四傑

魏允貞弟允孚允中皆有名劉廷蘭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

友愛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

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公羊傳

趙孝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並放之孝辟太尉府遷長樂衛尉復徵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顯宗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後漢書

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

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肱嘗與季江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鄉里內外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坐中驚肅

裴楷嘗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其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櫺軒踈

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　裴楷別傳

王覽母朱氏遇覽兄祥無道覽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　晉書

顏含有操行兄畿病死復生然氣息甚微闔家營視雖在母妻不能無倦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尋求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忽有青衣童子持青囊授含開視乃蚺蛇膽也童子出戶化

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庾袞明穆皇后伯父也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如此十有餘旬毗病得差袞亦無恙

李銓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即脫不著須兄得與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 陳留志

謝述兄純在江陵遇害述奉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喪舫流漂述乘小船尋求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

精誠所致兄景仁愛其弟彪憎述及景仁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感愧友愛遂篤　南史

孫棘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死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小郎未妻娶君已有兒死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并賜許帛二十匹

清河房景伯性淳和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其次弟景先亡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魏書

楊播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與弟椿津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容貌損瘠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悟爲均愛世以比王覽 唐書

司馬光性孝友其兄旦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

張存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嘗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

汪應辰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

浦江鄭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讎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陽謂曰彼欲害我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卽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阻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從間道逸去

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痛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

劉德泉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子居敬居元德泉甚撫之及王氏卒益相友愛父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元史

劉德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黃璽字廷璽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不得踪跡最後至衡州禱南岳廟夢神人授以纏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句一書生告之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今道州盍往尋之璽

從其言一日入廟置傘道旁伯震適過之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觀見有餘姚黃廷璽記六字方疑駭璽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 明史

韓邦奇嘗廬居病歲餘不能起弟邦靖藥必分嘗飲食皆手進後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三月及歿衰絰蔬食終喪勿懈鄉人爲立孝弟碑

姊妹

聶政爲嚴仲子報讎刺殺韓相因自皮面抉眼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之千金莫知誰政姊嫈聞之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今死而無名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乃抱屍而

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　戰國策

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土而超妹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和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後漢書

李燮父固旣策罷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預匿燮托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委以六尺之孤成感其義將燮入徐州界內變名姓爲酒家傭十餘年閒梁冀誅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旁人

辛氏憲英聰明有才鑒弟敞爲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

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晉書

左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兄思。

元帝初納鄭后。后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

樂藹姊適徵士劉蚪明識有禮訓藹爲廣州刺史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焉南史

劉孝綽三妹適王叔英張嵊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

符承祖方用事親姻多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裳多不受齊書

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唐書

裴守眞官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稟

祿奉姊及諸甥身與妻息惡食不贍也

姚廣孝本醫家子十四度爲僧名道衍成祖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 明史

王蒙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於文不尚槼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時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

妯娌

廣漢汝敦妻家世殷富而敦嫂貪吝敦所受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畱地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

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共擔金與兄嫂嫂見金而喜兄乃感悟

棄妻還金 列女傳

王渾妻鍾氏字琰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 晉書

范陽太守鄭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 魏書

崔懸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懸叔父休爲子倰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北史

李光進歷官振武節度使弟光顏洺州刺史光顏先娶母委以家

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唐書

縠玉類編卷十

彀玉類編卷十一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姻連類

外祖外孫　舅甥　中表兄弟
翁壻　姊夫妹夫　婦兄弟　聯襟　附妾婢
附僕

外祖外孫

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遷既死。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漢書

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

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舒後官至司徒晉書

袁湛少有雅操爲外祖謝安所知以姪元女妻之

范岫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南史

王筠清靜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

王褒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褒後官至尚書左僕射梁書

皇甫續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

督以嚴訓績感悔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泣於是博涉經史成大儒 隋書

楊於陵見識於韓滉滉妻以女旣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嗣復後官至宰相 唐書

宋綬幼聰慧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 宋史

虞汲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嶽眞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受業家庭具有源委 元史

彭澤幼學於外祖段堅有志節 明史

舅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晉公子重耳秦康公舅也出亡在外穆公名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作此詩〇詩經

霍諝少爲諸生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坐繫詔獄掠考諝奏記於商商高諝才志奏原光罪 後漢書

衛玠風神秀異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晉書

王忱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忱

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韓伯清和有思理其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

鎮南將軍王延之與光祿大夫阮韶俱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韶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 南齊書

陸杲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人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梁書

劉孝綽七歲能屬文其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謝藺五歲時每父母未飯不先飯其舅阮孝緒歎曰此兒在家則

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江總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侯蕭勱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陳書

李繪神情朗儁河間邢晏卽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北齊書

趙安仁女弟適董氏早寡安仁取歸給養甥靈運尚幼躬自訓導爲畢婚娶宋史

姚希孟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稍長與舅文震孟同學並負時名舉進士改庶吉士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舅並持清議

望益重 明史

中表兄弟

杜鄴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 漢書

鍾瑾母李膺姑也瑾好學慕古與膺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 後漢書

梁武帝謂周捨云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云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以摛爲侍讀 南史

盧元爲中書博士司徒崔浩元之外兄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眞

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魏書

李行之風素夷簡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 北齊書

孔若思陳亡客居鄭厲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唐書

賀知章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眞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韋景駿爲肥鄉令子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皇甫涍兄弟與黃魯曾省曾爲中表兄弟文藻亦相似明史

翁壻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女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爾雅

東齊之間壻謂之倩方言

陳平少家貧好讀書戶牖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侍喪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去負隨至其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以女孫予陳平史記

馬融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融從其游學通經籍恂遂奇融才以女妻之後漢書

孫儁與李膺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楚國先賢傳

張華少孤貧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之 晉書

衛玠好言元理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淸女壻玉潤

王羲之少知名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耶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慶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

曾休倦景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謂其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廄有麒麟於是妻之 三十國春秋

劉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有女始笄妙選良耦有心於昞遂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女長成欲覓一快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先生欲求快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魏書

楊於陵始為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壻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於陵官至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 唐書

獨孤郁擢進士第為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俄擢翰林學士德輿

輔政憲宗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

趙昌言掌漕湖外時王旦宰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旦後爲賢相宋史

馬亮知福州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亭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

張雍歷官尚書右丞卒年七十雍姿貌魯樸始爲滕中正壻中正子錫世寧咸笑之中正曰此人異日必顯達壽考非汝曹所及

張汝明少嗜學入太學有聲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

程敏政十歲以神童薦英宗名試悅之詔讀書翰林院給廩饌學士李賢愛重之以女妻焉 明史

陳東生而聰慧絕倫好讀古書會稽侍郎董玘官翰林時聞東才名視之東垂髫而前試詞賦立就遂字以女

姊夫妹夫婦兄弟

顏讎由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二三子納金於子路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 讎由乃子路妻兄○孔叢子

魏公子無忌魏安釐王弟也秦圍趙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魏王不聽公子乃矯魏王令代晉鄙

勒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存趙。史記

郭林宗家貧。欲游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漢書

阮瞻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晉書

臨海太守郄愔與姊夫王羲之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其妻江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令廚人

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南史

蘇威有從父妹適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遣之威遂賣田宅罄資産以贖世雄論者義之北史

呂希哲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壻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希哲爲崇政殿說書宋史

部方丹陽大俠也故相高拱家居方走謁爲營復相名傾中外萬曆初拱罷張居正屬巡撫捕殺方并逮其子儀儀甫三歲捕者以日暮未發閉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進沈應奎義烈士時爲諸

生將往救之而府推官與應奎善固邀飲夜分乃罷武進距方居五十里應奎踰城出夜半抵方家踰牆入義婢邵氏方坐燈下抱儀泣曰安得沈郎來屬以此子應奎倉猝前婢立以儀授之應奎匿儀去復晨謁推官且日捕者失儀繫婢毒掠終無言或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寃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謁余也會有爲方解者事乃寢 明史

聯襟

兩壻相謂爲亞 小雅曰瑣瑣姻亞亞是也○爾雅

碩人其頎衛侯之妻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詩經

中大夫嚴助侍燕上問助居鄉里時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

願爲會稽太守 漢書

周公瑾爲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公瑾納小喬策從容戲公瑾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壻亦足爲歡 吴志

蕭嵩娶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嵩後兼中書令封徐國公子華工部侍郎衛尚主嵩年踰八十士豔其榮 唐書

李漢韓愈之門人與薛孫皆爲愈子壻時人稱爲雙璧 合璧事類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

士獨飯貧於後閣責自是力學擢上第佐方過赤板橋聞之失聲墜驢因改橋名湛郎橋在袁州府城東廣輿記

歐陽修與王拱辰皆薛簡肅奎壻修先娶長女拱辰娶其次後修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合璧事類

常安民以教授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宋史

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第五女與何洵𥳑王渙之並爲友壻時人目爲三鳳

妾婢

齊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左傳

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須臾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世說

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矯詔收崇崇正宴於樓上謂綠珠曰吾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晉書

李氏絡秀少時在室周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許之遂生子顗嵩謨由此李氏得爲方雅之族

王獻之愛妾桃葉嘗臨渡獻之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得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　古今樂錄

樂府有碧玉歌宋汝南王所作劉碧玉汝南王妾王寵愛之甚所以歌之　樂苑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叛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羌聞之悉流涕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婢吹篪　伽藍記

崔寧爲劍南節度使會入朝蜀將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其城寧有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隊

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 舊唐書

關盼盼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侍姬也善歌舞能詩建封卒盼盼不嫁居燕子樓十餘年一日得白樂天和詩泣曰自我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也乃不食而卒 廣輿記

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樂天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全唐詩話

韓退之有二侍姬柳枝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迨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住留花不

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語林

花雲方戰急妻郜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善撫之雲被執郜赴水死侍兒孫瘞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漢兵敗孫復竊兒走渡江遇僨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踰年達太祖所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寘兒膝上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不見賜兒名煒累官水軍衛指揮僉事後郜贈貞烈夫人孫贈安人立祠致祭。明史

王翱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載語翱翱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卽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翱卒

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

僕

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方言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左傳

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奴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爲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史記

王仲翁補大將軍史三歲間至光祿大夫給事中署小苑東門候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漢書

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續年十歲奉之不異長君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太子舍人善再遷日南太守之官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後漢書

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

甄琛舉秀才入都嘗與客奕棊蒼頭執燭或睡則加杖奴曰郎君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今奕棊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後魏書

梁默者梁士彥之蒼頭驍武絶人士彥每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隋書

馬三寶性敏獪事柴紹爲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起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封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與兵處耶衛青大不惡唐書

陽城值歲飢屏迹不過鄉里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

其餒與之食不納復致糠覈數桮乃受

蕭穎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奥耳 世說

趙一德被俘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其主鄭阿思蘭裂劵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錄其家孥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卽留不去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阿思蘭母勞一德分美田廬遺之一德不受而去 元史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析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時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老僕何

益寄歎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盡脫簪珥得白金十二兩畀寄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歷二十年積資巨萬爲寡婦嫁三女婚二子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二子輸粟爲太學生自是寡婦財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籍則家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沒或疑其有私竊啟其篋無一金蓄所遺一嫗一兒斂緼掩體而已 明史

薛瑄爲大理少卿忤王振誣劾論死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乃免

穀玉類編卷十一

穀玉類編卷十二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交際類一

朋友　交情

朋友

鄭當時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史記

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漢書

尹敏與班彪相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

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漢書

廉范京兆人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李燮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蔣元卿之還杜陵荆棘塞門惟羊仲求仲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 羣輔錄

陳羣父紀有盛名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 魏志

嵇康遠邁不羣所與神交者惟陳畱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晉書

王濛與劉惔齊名相友善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孔淳之隱剡山嘗遇桑門釋法崇於二山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王智深宋紀

謝瞻不營當世惟與范泰爲雲霞之交 南史

謝靈運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

到溉與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昉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瑯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

與衍云昔郭泰道廣許邵知而不顧嵇生峙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北史

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唐書

高啟家長洲北郭與王行比鄰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友又稱十才子明史

孫一元徧遊中原抵吳越時劉麟以知府罷歸龍霓以僉事謝政並客湖州與郡人故御史陸崑善而長興吳琬隱居好客三人者並主於其家琬因招一元入社稱苕溪五隱

孟化鯉河南新安人孟秋茌平人化鯉自貢入太學即與秋道義

相肙後爲吏部郎而秋官尚寶比舍居食飲起居無弗共者時人稱二孟

交情

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史記

朱暉與陳揖交善揖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桓虞爲南陽太守名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名之後漢書

太尉陳蕃謀誅中官事泄遇害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友人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雷義與陳重爲友。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范式。山陽金鄉人。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忽夢見元伯曰。我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寤。悲歎。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投其葬日。馳往。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巨卿既至。執紼而引。柩於

是乃前式留止家次爲修墳樹然後去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適胡賊攻郡友人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汝何敢獨止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獲全 世說

張裔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長爲之娶婦買田宅使立門戶 蜀志

吳範交有終始素與魏滕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乃髡頭自縛詣門下鈴下不敢白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

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吳志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唐書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愧矣相待如初

楊憑貶臨賀尉憑所善客徐晦者第進士擢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德輿歎其直稱之朝御史中丞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白敏中渭南人王起典文衡欲舉敏中第一嫌其與賀拔惎友密令所知諭意令絕之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他往敏中躍出見賀曰吾可以一第負素交耶遂不得首舉 廣輿記

歐陽修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宋史

巢谷游涇原與河州將韓存寶相善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謂谷曰我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貽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往授其子人無知者蘇軾與谷同鄉幼與之游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相聞者谷慨然自眉山徒步訪兩蘇至梅州遺轍書轍驚喜曰此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

時谷年七十三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懸而止之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轍資遣之舟行會病死轍聞哭之失聲

鄒浩爲右正言諫立劉賢妃爲后削官羈管新州浩所與游田晝王回皆良士也初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謝曰君貽我厚矣回爲宗正寺簿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除名停廢

孫子秀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

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虞集見其所爲文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歷官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爲知已集歸田數載旅不計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元史

聶大年由仁和教諭薦入翰林始尚書王直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自序昔與文進交嘗戲作詩一聯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題其後云公愛文進之畫十年不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賢者天下寧復有遺賢哉直聞其言不怒及大年疾篤作詩貽直有鏡中白髮難憐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句直曰此欲吾志其墓耳遂爲之志明史

康海殿試第一授修撰與李夢陽詩文相倡和正德初劉瑾亂政

以海同鄉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會夢陽下獄書片紙招海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乃謁瑾瑾大喜爲倒屣迎海因設詭辭說之瑾意解明日釋夢陽踰年瑾敗海坐黨落職

吳廷舉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僕死自煮藥飲之負以如廁一晝夜數十反玘嘗語人曰獻臣生我獻臣廷舉字

穀玉類編卷十二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交際類二

師弟

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不能著

乎天下名不能傳乎後世　韓詩外傳

張禹以經學精習位丞相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至大司空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自得也　漢書

云敞師事吳章王莽殺章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章尸歸棺斂葬之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詩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荀悅漢紀

鍾興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名見拜郎中令定春秋章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後漢書

楊政少從范升受梁邱易升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旁候車駕而持章叩頭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傷政胸政猶不退哀泣陳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郎

尺一出升

廉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曰薛漢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范公府掾敢收之何也范叩頭曰臣愚戇以爲漢等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死上怒解因貰之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世所謂舌耕也　拾遺記

王裒隱居敎授有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安邱令以爲詣已出迎之裒乃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

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晉書

李謐博通諸經初師事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魏書

李業興志學精力師事徐遵明時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業興詣靈馥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

高祖鎭太原時引張後亂爲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卽位賜晏月池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亂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位。臣贊翼一人。乃王天下。討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笑之。唐書

王通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大義。

程顥與弟頤。講孔孟之學。楊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又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宋史

王安石教子雱。求師須博學善士。或問發蒙何必爾。王曰。先入者爲之主。晁氏客話

吳與弼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倦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復鄭伉明史

孔公恂天順初授禮科給事中大學士李賢言公恂至聖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語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孝肅皇后者憲宗生母方以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爲盛事云

錢德洪餘姚人王守仁自尚書歸里德洪偕數十人共學焉四方士踵至德洪與王畿先爲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守仁嘉靖初

偕戩赴廷試聞守仁訃乃奔喪至貴溪議喪服德洪曰某有親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戩曰我無親遂服斬衰喪歸德洪與戩築室於場以終心喪

名師

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史記

何休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長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解儒化大行漢書

楊雄好古而樂道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

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

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公超楷之字 後漢書

馬融才高博洽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沈驎士隱居吳羌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南史

張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偉告諭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魏書

常爽博聞強識時戎車屢駕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爽教所就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　唐書

周敦頤學爲知道程顥與弟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宋史

程頤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

許衡讀程朱書大有得學者寖盛世祖以衡兼國子祭酒擇蒙古

弟子俾教之衡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 元史

許謙開門講學遠近皆來受業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討論講貫終日不倦及門之士千餘人隨其才分皆有所得世稱爲白雲先生

薛瑄提學山東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 明史

曹端起崤澠間倡明絕學霍州李德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達事變末學

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

高弟

孔子曰吾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非胥附乎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非奔奏乎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非先後乎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非禦侮乎孔叢子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二子能質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漢書

丁寬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師何學成寬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鄭元入關事馬融融素驕貴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筭乃名見元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後漢書

范縝從沛國劉瓛學芒屩布衣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並無愧恥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 南史

蓋文達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劉焯等以耆儒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抗奇之問從所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 唐書

員半千始名餘慶與何彥先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曰五百

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

李穆從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曰子所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爲廊廟器以所著易論授之

宋史

馬默單州人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默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

李燔從朱熹學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

陳淳受教朱熹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源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

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

蔡清門人陳琛最著琛杜門獨學清見其文異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見清清曰吾所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子已盡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 明史

陸師道爲禮部主事養母告歸歸而游文徵明門稱弟子善詩文工小楷古篆繪事人謂徵明四絕不滅趙孟頫而師道並傳之其風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長吏罕識其面

穀玉類編卷十三

穀玉類編卷十四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交際類三

賓主　好客

賓主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史記

汗明見春申君三月乃見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

僕已知先生矣汗明慨然曰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名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戰國策

下邽翟公始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史記

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於是舍人見勃參以爲舍人 漢書

大將軍衛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所得俸祿以奉待之。西京雜記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世說

徐穉豫章人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漢書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是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續晉陽秋

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待之備性好結毦時適有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毦而起以上賓之禮待之魏畧

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當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魏志

侍中董允嘗與費禕胡濟等共期游晏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乃命解驂不行其下士凡此類蜀志

郗超爲大司馬桓溫參軍溫傾意禮待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晉書

車胤以博學知名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羊欣爲後軍府舍人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族子靈運告其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宋書

庾杲之爲衛將軍王儉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南史

孔休源爲太學博士寓於少府孔登宅侍中范雲命駕到少府門登謂當詣己旣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尚書令沈約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商畧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梁書

郞餘令博於學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郞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唐書

顧德輝家世素封輕財結客跌宕自喜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購古書名畵彝鼎祕玩築別業於茜徑西曰玉山佳處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士河南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曁餼館聲伎並冠絶一時而德輝才情妙麗與諸名士

亦畧相當 明史

朱野航葑門一老儒也在荻扁王氏敎書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擊節取酒更酌與盡而罷明日徧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 何元朗 叢說

好客

孟嘗君名文招致諸侯賓客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 史記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鄭當時爲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遷大農令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陳遵以功封嘉威侯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漢書

崔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後漢書

孔融好士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

憂矣

大將軍長孫澄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酬興常恐座客請歸每勅中廚别進異饌留之止 周書

義陽郡王李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 唐書

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

石昻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昻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昻未嘗有怠色 五代史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嵩山歸暮抵

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旣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續世說

楊榮爲大學士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 明史

廖莊爲刑部侍郎性好存謝賓客爲歡狎旣官法司或勸稍屏謝往來遠嫌疑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

顧尚書璘虛己好士如恐不及在浙慕孫太初一元不可得見道衣幅巾放舟湖上月下見小舟泊斷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間撫湖廣時愛王廷陳欲見

之廷陳不可偵廷陳徜游疾掩之廷陳避不得遂定交旣歸搆息園大治幸舍居客客常滿

王世貞主盟風雅自李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葢海内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襃賞聲價驟起

謝榛刻意爲歌詩西游彰德爲趙康王所賓禮康王卒曾孫穆王亦賓禮之酒闌樂止命所愛賈姬獨奏琵琶則榛所製竹枝詞也榛方傾聽王命姬出拜光華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請更製以備房中之奏詰朝上新詞十四闋姬悉按而譜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卽盛禮而歸姬於榛

穀玉類編卷十四

穀玉類編卷十五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懷感類一

老壽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禮記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

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莊子

帝堯巡狩觀於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多富多壽多男子帝曰辭　通鑑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　國語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

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 左傳

老子者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史記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鹿裘素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爲樂者何啓期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 孔子家語

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欲召伏生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鼂錯往受之 史記

申公魯人以詩經爲訓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天子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爲博士病免今上卽位復以賢良徵固時固已九十餘矣

伏恭以司空乞罷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後漢書

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時有百歲翁自說童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

華佗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有壯容時人以爲仙

陶弘景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南史

新喻侯映爲北徐州刺史及徵還鍾離人顧思遠行部伍中映見

其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巳六十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映大異之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穰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能復食穀惟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乃終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

孫謙爲光祿大夫年逾九十强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未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

羅結爲侍中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年一百二十歲卒魏書

高允爲中書侍郎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尉元歷官司徒高祖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

傅永歷官左將軍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甄權爲高醫貞觀中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卒年一百三歲 唐書

白居易暮節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宴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許瓊子永罷盧氏縣尉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養太祖命其父赴闕瓊得對於講武殿詞氣不衰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衣帶茶帛授永鄢城令 宋史

宰相文彥博致仕歸洛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象其中謂之洛陽耆

英會

宋濂致仕太祖賜御製文集及綺帛問濂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明史

胡濙歷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及歸有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聚一堂因名之曰壽愷

馬文升爲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

翁正春拜禮部尚書乞歸光宗以正春嘗爲皇祖講官特加太子少保賜敕乘傳異數也時正春年逾七十母百歲率子孫奉觴上壽鄉閭豔之

侯官林春澤歷南京刑部郎中出知程番府以大計免歸年百歲

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戸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春澤起拜矍鑠如少壯獻徵錄

生日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離騷

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唐書

宰相王欽若生日肇太常以金籠籠鴿以獻搢笏開籠一一放之每一放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倦遊錄

蘇東坡生辰置酒赤壁下笛聲忽起江上乃進士李委聞坡生日

作鶴南飛之曲以獻坡喜試令奏之曲音嘹喨有穿雲裂石之聲玉局文

張安道生日東坡以拄杖爲壽有詩曰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十年潛確類書

錢穆父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雲齋廣錄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倦遊錄

魯鐸爲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大學士李東陽門生也值東陽生日

相約以二帕爲壽比檢笥亡有徐曰鄉有餽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東陽喜爲烹魚置酒畱二人飲極歡乃去 明史

嫁娶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納采者納鴈以爲採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婚期也親迎者父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禮記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詩經

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陳公子完奔齊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左傳

膠東王徹數歲時長公主指其女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主大悅要上成婚焉漢武故事

陽公雍伯設義漿給行人有一人就飲畢出菜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好玉并得好婦公種之數歲北平徐氏有女公求之徐氏曰得白璧一雙當爲婚公於所種處求之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愕然遂妻以女生十男皆俊異位至卿相搜神記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有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

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第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世說

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占夢索紞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張公徵女仲春成婚 晉書

韋放京兆人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放爲北徐州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梁書

孔淳之與王敬弘友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問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婦之禮也南史

崔㥄一門婚嫁皆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世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曰孝順出自臣家富貴恩由陛下北齊書

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眉妻也聞之慚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北史

高祖后竇氏其父毅神武公嘗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唐書

東都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及荆門則裴齎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舍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蓄衍乃天之報施也

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誰是配偶使五女各持一線於幔前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乃第三女果有姿色 天寶遺事

唐盧儲舉進士投卷謁尚書李翱翱有女年及笄見卷曰此人必爲狀元李聞之乃招爲壻明年果首擢成婚之日儲作催粧詩曰昔年曾向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 山堂肆考

郝質篤於信義官并代路都監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 宋史

黃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詹同幼穎異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以其弟槃女妻之 明史

癡翁史思女笄當嫁壻家貧不能具禮詭詞攜之觀燈與其婦送之壻家大噱而去 列朝詩集小傳

生子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詩經

子生設弧於門左。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禮記

魯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 史記

盧綰豐人也綰親與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漢書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

閣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 洞冥記

桓溫生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 晉書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其祖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 宋書

任遙妻裴嘗晝臥夢有五色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後生昉 南史

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 陳書

宇文孝伯其生與周武帝同日及武帝即位爲右侍上士帝嘗謂

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北史

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娠生說天寶遺事

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唐書

范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質後位宰相宋史

曹彬週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又取一印餘無所視

李至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未幾生至至後位參政

李顯忠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後官至節度

使

楊洪裕少時漁於貊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女爲周祖淑妃明年生子廷璋家遂昌盛

段少連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楊奐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元史

黃溍母夢大星墜於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迨長以文名官至侍講學士

宣宗仁宗長子也母誠孝昭皇后生之前夕成祖夢太祖授以大

圭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旣彌月成祖見之曰兒英氣溢面符吾夢矣明史

楊惟楨母李夢月中金錢墜懷而生

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

縠玉類編卷十五

穀玉類編卷十六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懷感類二

疾病

士辭疾。曰某有負薪之憂。禮記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莊子

丙吉有舊恩。宣帝封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

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非死疾也後病果愈 漢書

趙岐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爲遺令勑兄子其後疾瘳年九十餘 後漢書

呂蒙定荊州還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增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 吳志

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苟令則爲量水 世說

裴俠位開府儀同嘗遇疾沈頓忽聞五鼓便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

聞皷聲疾病遂愈此天祐其勤恪也北史

李勣爲太子詹事太宗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須以和藥唐書

廉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元史

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冠而出

宋訥爲祭酒病太祖曰訥有壽骨無憂也遂愈明史

死喪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禮記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穀梁傳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左傳

孔子早作。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禮記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也。淮南子

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以遣憂累焉（西京雜記）

薤露蒿里喪歌也出田橫門人至孝武時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古今注）

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後漢書）

鄭元以病還家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六月卒（歲在龍蛇賢人嗟元以讖合之謂此）

王戎嘗經黃公酒壚過顧謂後車客曰吾嘗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

視之雖近邈若山河晉書

向秀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有不羈之才其後並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昭明文選

陸機歎逝賦序曰余年方四十而懿親屬戚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賦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世說

衛玠卒謝鯤哭之慟人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晉書

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張翰哭之慟旣而鼓琴數曲撫琴而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

王獻之卒兄徽之奔喪不哭盾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

司空庾亮薨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羊曇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謝敷會稽人入太平山十餘年臺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

敷死會稽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旣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法虔道林之同學。世說

蘇韶卒其弟夢韶言顏回卜商俱爲地下修文郞王隱晉書

御史中丞任昉卒殷芸與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梁書

庾詵晩年尤遵釋教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王規爲太子中庶子卒皇太子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峰標映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南史

鄧先生名郁隱居衡山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皷翼鳴舞移晷方去先生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而終

侍中孫瑒卒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陳書

柳弘爲御正大夫卒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惜如此 周書

李泌爲相月蝕東璧泌曰東璧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泌卒 唐書

韓琦以司徒判相州薨前一夕大星殞於治所櫪馬皆驚 宋史

辛棄疾嘗與朱熹游熹歿僞學禁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獨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王恕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啖兼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屬之瞑矣 明史

史思自號癡翁沈石田爲作詩曰我顛與翁癡癡顛相比肩約爲老兄弟逍遥覔彭籛年八十餘精强如少年自知死期預命發引命親朋歌虞殯相攜出聚寶門謂之生殯至期無疾而逝列朝詩集小傳

楊爵爲御史以極諫符瑞久繫獄後得釋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明史

黄道周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册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親喪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詩經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禮記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立槁而死　韓詩外傳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　魏志

王戎以母憂去職容貌毀瘁杖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

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晉書

吳隱之執母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時人以爲孝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每聞隱之哭聲。輒爲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

陶侃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

司馬㬅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毁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子産曰。昨見羅兒面顏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南史

蕭放父卒。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

巢。每臨至。舒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人以爲至孝之感。北齊書

宗懔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每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周書

侍御史陳孝意。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北史

張九齡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及爲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冢樹。唐書

支漸年七十。持母喪。蓬首垢面。三時號泣。白雀白烏日集於壟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人以爲至孝所感。宋史

范祖幹事親孝。父母皆八十餘而終。家貧不能葬。鄉里共爲營辦。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命表其所居曰純孝坊。學者稱爲純

孝先生。明史

曹端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既葬。廬墓六年。汧陽王誠洌。爻甕醯醬鹽酪不入口。明年。墓生嘉禾一本雙穗。嘉瓜二實並蔕。慈烏異烏環集。以母馬妃早卒。不逮養。追服衰食蔬者三年。雪中萱草生華。咸謂孝感所致。

喪妻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也。故止也。莊子

符融貧妻亡。無以殯殮。鄉人欲爲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

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即土埋藏而已鄉人歎其高卓 後漢書

陳化爲尚書令妻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賢之以其年壯勑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權不能違其志名益重 吳志

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以問卜者王生王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瞻歸其妻已卒 酉陽雜俎

荀粲婦曹氏病亡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晉書

孫楚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

悽然增伉儷之重

王維退朝之暇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舊唐書

趙惟新篤於內行喪偶五十年不再娶 明史

喪子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禮記

延陵季子適於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於土命也夫 禮記

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人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 列子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在郡卒雍集僚屬共圍棊外啟信至而無兒書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世說

王衍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晉書

王祥二子烈芳同時而亡將死時烈欲還葬舊土芳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仁與達二子俱有吾何傷焉

王導子悅官中書郎先導卒先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

後又恒爲母曹氏襲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常封作篋不忍復開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旣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固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世說

江州刺史李基卒其父申公穆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舍我去門戸豈是欲與周書

東野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念無後以悲其友人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作孟東野失子詩韓文公集

葬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

踰月。外姻至。左傳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前。使卒掘地得石槨。有蝌斗書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死。遂葬焉。西京雜記

袁安歷官司徒。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後漢書

太常趙岐。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死之日便下。下訖便掩。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

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如其所言 晉書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後欲葬父苦家貧無以助給乃勤力耕種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驗 陳書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以告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俠後官開府進爵爲公 北史

姚勗自作壽藏於萬安山祖祟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眞

堂中剟土爲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唐書

司空圖隱中條山預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沈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此穴之乃古塚其間一古燈臺有銅牌上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酉待沈彬來江南野史

張昱廬陵人爲江浙行省員外郎元亡酉居西湖貧無以葺廬酒間爲瞿佑誦所作詩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明史

祭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禮記

羊元保歷官散騎常侍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經祠薦者口不妄嘗 宋書

張沖監青冀二州刺史事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 南齊書

胡叟少孤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擕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人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

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魏書

尚書左丞王存常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　宋史

王約歷官集賢學士歲時朔望攜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爲矜式　元史

襄陵王沖烋憲王第二子有至性每展墓必率子孫躬畚鍤培冢　明史

